



00388

賴古堂印人傳序

印人傳櫟園先生未完之書也先生故精淡於

登其門者往往待先  
其患難相從退食平  
方人冠之小傳大要  
所以然而具人之生平亦附著

然書固未完也予受而考之先生且百歲操是  
藝以登其門者奚窮先生往後有作者既不幸  
而不在此族矣若夫先生知其人得其印而又

印人傳 序

一

為之傳矣其人之幸也知其人得其印而傳不  
暇以為者猶數十人焉先生皆手書其人姓字  
以有待猶不幸之幸也書雖未完而三善備矣  
有技若已有一也其有功於六藝二也讀先生  
之傳庶幾知有是人者蓋其文之著也三也或  
問於余曰春秋之例微之故人之先生曷微乎  
是人乎余曰非也先生人其印爾非人其人也  
且印人其詞也傳則既書其字矣或書其里矣  
或書其世矣抑間書其人之為人矣如之何可



以微之例例之余曩聞諸先生曰文生於字者也字之縱橫曲直相銜而生有子有母有音有義先王三歲一同之豈細故乎秦漢到今聲之誤體之變不知其幾今藉印文以稽古學者之職志也且謂子雲雕蟲小技而不知其太玄法言庸謂知子雲之人乎吾庶幾俾後人因印以知其人且人盡相望而盡於百年之內卽印寧獨在者而文字之傳稍遠庶幾俾後人因傳以知其印因印以知其人云爾余以是知先生之不微其人也雪客曰先公每嘆牧齋吾彙集爲未完之書今不幸而類是余又曰非也衣之脫其襟帶器之損其邊與當者猶爲完衣完器物何者不傷於用也余攷吾彙集所收詩數家耳間有評跋數言耳家先生發端於此未什之一也而印人傳不然得其人與印而未之傳者十之二耳又其及見於先生之傳者文字之美則旣洋洋灑灑矣猶爲完衣完器物也比之吾家歷朝詩之小序其例也得其人與印而未之傳

者君皆仍其目罔有出入焉得藉手笙詩之缺  
附於小雅甚善故曰非吾炙例也吾炙不可續  
印人傳不必續也或聞余與雪客之言而嘆曰  
審爾謂印人傳爲已完之書而可年家同學晚  
生錢陸燦書

印人傳

序

三

繪事圖章皆 先大夫所篤好而好圖章微  
異記 先大夫自自用圖章外凡名人鐫製  
有得其印者有得其譜者更有印與譜俱不  
可得而亦必多方搜索從人印數章或數十  
章以歸錯列之冊子上時時展玩不釋至舉  
生平著作一切焚棄後人有以文字請屬者  
先大夫多不之應惟愛玩圖章不少異因更  
取前之所集依人爲類而鱗次之各識其槩  
於首一如讀書錄之傳其人之家世之里第

印人傳

一

所自訂交與夫梁翰之時之地云者但錄成  
於未焚書之前而傳成於旣焚書之後耳然  
一以人未全而得全其書一以書得全而未  
全其人正復相等 不孝在浚等 從卷冊纍纍

中手自繕錄敬而登之梓後之君子其亦知

先大夫謝絕文字因緣時猶不忘情筆墨

若此乎嗚呼 先大夫是時固以隨手筆記

自娛樂不復作文字觀而數月之間遂成一

書若此使 先大夫得至今日觸緒俯仰抒

寫胸臆即可爲誌林說部之編者當不知其  
幾矣而遂絕筆於此焉能無感痛於中腸也  
乎

康熙歲次癸丑清和不孝男在

都延建青

等記于讀画

樓之廬屋

印人傳

二

附印人姓氏

朱修能 簡休寧人 姜羊石

吳午叔正賜休寧人 胡全子其孝休寧人

吳亦步 迥歙縣人 何不違 通太倉人

龔 坤 丁秋平良卯錢唐人

陳古尊 雷杭州人 朱石臣

歸文休昌世崑山人 王叔卿夢弼歙縣人

張平憲 汪 徽

汪先之 程穉昭 晉

印人傳 附姓氏 一

陳文叔 賓仁和人 施大千 萬錢唐人

陸仁父 惠仁和人 丁元公 錢唐人

胡克生 湏錢唐人 俞企延時篤

高培宗 治仁和人 馬白生 麟仁和人

范若傾 穎仁和人 黃素心 璞錢唐人

全君求 賢錢唐人 李考叔 穎仁和人

周仔曾廷增會稽人 胡蘭渚 鑿山陰人

劉漁仲履丁漳浦人 羅弘載 坤會稽人

王綸子 言休寧人 陳元水上善嘉定人



陳簡侯 枚錢唐人 汪無波 如休寧人

倪師雷 越石江寧人 張雪鷗 我法武進人

孫竹民 吳秀水人 何大春 延年桐城人

馬西樵 駿山陽人 顧子將 溥錢唐人

葛南閭 潛華亭人 祁天璧

毛子霞 會建武進人 范西漢

方彥博 雲施桐城人 米紫來 漢雯順天人

李石英 方東來 雲聃桐城人

文甫 甘寅東

印人傳 附姓氏

范潛夫 洪玄長

王靈長 人龍錢唐人 魏楚山 植一字伯建莆田人

錢燕穀 昌祚武進人 徐虎侯 寅秀水人

吳不移 寧宣城人 徐東臯 光蘇州人

李渭珍 瑛江寧人

賴古堂別集印人傳卷之一



標下周亮工減齋撰

男在浚編次

書文信國鐵印後

延都  
建青

宋信國公文丞相諱二字鐵鑄侯官農夫野田中耕出歸一老儒予入閩時欲以金易之執不可復增以多金執如故予門人陳濬告予曰此老儒負郭田也詎肯易老儒得此印凡家有疫崇者或瘡者持此往鎮之輒愈得厚償後購者紛紛或道途遠老儒不能往印一紙給之傳粘

印人傳

卷之一

一

于戶或瘡者額上亦輒愈每紙定價一星老儒負郭田那肯易予于是不忍復言買得數紙歸此印不知何時遺田間其在厓山兵敗走安南時耶丞相舂柴市張千載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嗟夫此亦丞相之髮與齒也此丞相所謂蘇武節嚴將軍頭檣侍中血張睢陽齒顏常山舌也鬼神那得不欽後聞得印者輒不靈異哉

書海忠介泥印後

金陵一老友持一函以泥印贈予云其祖曾給

事海忠介公印忠介公故物也予祈夢于呂公  
祠見忠介公來顧未幾得此印心异之因再拜  
而受啟視之其質以黃泥爲之略煨以火文曰  
掌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公嚴氣正性肅然于  
前凜不敢犯敬藏于笥中予友何次德之子大  
春名延年者見之作爲長歌頗淋漓盡致錄于  
後周公祈夢呂公祠夢中恍惚遊天池旁有大  
屋如官署緋衣吏揖登堦墀峩峩高堂設一几  
几上圖書何纍纍或金或石或犀玉漢篆秦籀  
印人傳

燦若綺摩挲光怪意方快門外傳來海忠介刺  
書名字大如拳回首圖章失所在海公握手話  
生平覺來夢景殊分明階秩恰與海公合公之  
入夢洵不輕有客遠寄書札至贈以一方小印  
記非金非石非犀玉不范不陶自成器五字配  
就良可觀乃是掌風化之官紐作豸文簡而樸  
四邊不麻堅且端遍訊鑒賞訪博識考稽知爲  
海公物當年圖章積如山一旦棄捐曾不惜昨  
日公餘開華筵手持此章誇客前欲作長歌志

緣起誰人妙筆爲之傳梁溪顧孝廉毘陵吳太史吾翁吾叔咸曰是公遂笑向吾翁言獨許能奇惟小子前有海公後周公直聲勁節兩人同不然官舍如傳舍雖有腰魚肘鵲安足風

書東林書院印後

右東林書院印顧涇陽先生家故物也何文端公孫次德藏之以示予予因得識之于譜自東林書院毀而逆璫之生祠作予覩此印蓋愴乎有餘恫也吾師孫北海夫子言書院本末甚詳

印人傳

卷之一

三

備錄于後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至天啓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爲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爲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

立爲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起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爲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賍呈秀遂父事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旣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于是有憾于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璫之惡銀鑄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印人傳

門博古之黃宮詹且糾之爲老妖誣之爲立幟  
降謫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燼戍不已  
永戍之及劉總憲被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  
京兆父老十餘人爲之牽驢洒泣乃攻本大老  
方侈以爲得計嗟嗟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  
子生長輦轂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  
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於此憤惋  
畱連三致思焉

敬書 家大人自用圖章後

印人傳

卷之一

五

家大人每見小子愛弄圖章輒戒曰一生著幾  
緡屐耶纍纍胡爲者此亦玩物喪志之一端小  
子戒之又嘗教小子曰士人宦遊圖章類多巨  
石攜之輿篋人恒疑此中爲何等物也不若易  
象牙黃楊可絕暴客念且減輿僮力此亦人子  
身坐輿中俾之肩復滋重焉不惻然動耶毋謂  
重寧幾炎天遠道減一分力省倍矣吾見文國  
博所鐫牙章最善王祿之亦好作黃楊印則知  
先輩亦不廢此小子須識先輩隨事體恤處母

謂老子作不韻語也小子奉嚴訓時惴惴焉家大人印多喜歛人方仲芝以其工象牙黃楊也所蓄不多次第於左手澤猶存不能展視

書靖公弟自用印章後

弟靖公亦嗜印在揚署見梁大年爲予作印輒時時向大季問刀法但性燥不暇細究原委又豪於飲一印未成醉卽磨去日輒磨數十石而卒無成愛佳凍得則手自摩抄或握之登枕篔竟夜不釋然見有健羨者卽脫手贈之不置諸

印人傳

卷之一

六

意中也客秋弟以病卒余命梁姪印其弗用之章登諸譜余嘗以一凍索友人作久而不與弟怒發不令余知力索鄰石歸自割數痕示余曰此那得佳兄大索胡爲者又余偶得一凍甚異弟從旁睥睨久之忽攫之去余追之弟急走爲物所絆仆於地起視石碎掌且血相與一笑而罷弟遂沒一載矣回思曩時嬉戲事便已隔世今日展此爲之哀慟久之弟可紀者甚夥此等嬉戲事亦易觸人懷抱如此也

書許有介自用印章後

許棻一名宰字有介侯官諸生玉史學憲諱豸者之長子有忌者謂其所改名犯家諱以不孝聞之學使者蓋閩音豸宰呼同亦大可噤事也遂更名曰友字有介已又更名曰眉字介壽亦字介眉君性疎曠以晉人自命作字初喜諸暨陳洪綬後變而從米顏其堂曰米友黃仲霖又不喜君登其堂曰小子遂敢友米耶君復更其室曰箬繭君名字數變書亦數變晚乃鎔滙諸

印人傳

卷之一

七

家一以已意行之遂臻極境予入閩卽首訪君頗爲文酒之會然與君數有離合君大腹無一莖鬚望之類乳媪面橫而肥不似文人字畫詩文恒多逸致見其手筆者擬其貌若美好婦人亦異事也君旣負盛名閩士多造之恒不報謁亦不省來者爲誰以故人多憾之卽與君暱者亦退多後言君但自效於酒一切弗問也君爲子累逮入都門後無恙歸別予去復多所離合久之遂無間言矣君歸未數年卽沒其沒也蓋

只四十餘予嘗評君酒一次書次寫竹次詩文  
虞山先生論詩最嚴而特愛君詩尤愛其七言  
截句手錄之多至數十首因裒集近人詩爲吾  
吾彙集又有句云許友入閩風其賞識如此予  
亦欲刻閩中四亡友詩陳克張陳開仲徐存永  
與君也君學識或讓三君而天資敏妙三君不  
逮矣患難疊經此事遂不果成至今尚令浚兒  
慎藏之右所列圖章皆君所恒用者嗟夫君不  
及見矣見其恒用之章輒如見君繙閱諸章如  
印人傳

卷之一

八

下也

書文國博印章前

文壽承彭温州公孫待詔公子休承郡博兄孫  
爲湛持相國其行誼不待余述但論印之一道  
自國博開之後人奉爲金科玉律雲仍遍天下  
余亦知無容贊一詞余聞國博在南監時肩一  
小輿過西虹橋見一蹇衛駝兩筐石老髯復肩  
兩筐隨其後與市肆互詬公詢之曰此家允我

買石石從江上來蹇衛與負者須少力資乃固  
不與遂驚公公睨視久之曰勿爭我與爾值且  
倍力資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卽今所謂燈光也  
下者亦近所稱老坑時硤中爲南司馬過公見  
石纍纍心喜之先是公所爲印皆牙章自落墨  
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鐫之李善雕筭邊其所鐫  
花卉皆玲瓏有致公以印屬之輒能不失公筆  
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後乃不復作牙  
章硤中乃索其石滿百去半以屬公半逸公落

印人傳

卷之一

九

墨而使何主臣鐫之於是凍石之名始見於世  
豔傳四方矣蓋蜜臘未出金陵人類以凍石作  
花枝葉及小蟲螭爲婦人飾卽買石者亦充此  
等用不知爲印章也時凍滿筋值白金不三星  
餘久之遂半鏤又久之值一鏤已乃值半石已  
值且與石等至燈光則值倍石牙章遂不復用  
矣豈不異哉相傳硤中入都某冢宰訝國博曰  
公索國博章纍纍僕索一章不可得硤中曰郵  
者浮沉耳公誠嗜國博章何不調而北於是公

遂爲兩京國博公左目雖具而不能視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所爲印流傳甚多今皆爲人祕玩不復多見亦由無譜也印至國博尚不敢以譜傳何今日譜之紛紛也亦自愧矣國博工詩吳人張鳳翼曰文太史詩未必上超開元佳者亦不失大曆後生小子信口詆訾迨國博郡博之作謂之文家詩今觀壽承妾家住近江淹宅曾讀銷覓別賦來休承五百年來幾摹本翠禽猶在最高枝可盡訾乎因論印而漫及之公亦

印人傳

卷之一

十

何可及哉

書何主臣章

何主臣震一字長卿亦稱雪漁新安之婺源人主臣之爲印余與黃濟叔札子及它印引中論之備矣世之豔稱主臣者不乏其人予不復論主臣往來白下最久其於文國博蓋在師友間國博究心六書主臣從之討論晝日夜不休常曰六書不能精義入神而能驅刀如筆吾不信也以故主臣印無一訛筆蓋得之國博居多主

臣之名成于國博而騰于祺中司馬祺中在雷都從國博得凍石百以半屬國博以半倩主臣成之祺中意甚得曰無以報數函聊作金僕姑盍往塞上于是主臣弓交蒯緱編歷諸邊塞大將軍而下皆以得一印爲榮橐金且滿復歸秣陵主承恩僧舍性好賓客挾數寸鋏而食客恆滿座客至惟恐其去久之客屢滿前客乃得逸又自奉饌非豐潔不舉箸其食客亦如是以故橐中金往往爲飲食盡而顧不恤其家子怨甚印人傳

卷之一

十一

來眎其父主臣床頭金餘無幾其子又負之去主臣弗知也知而病增劇遂沒囊無一錢主僧爲之合殮人皆憾主臣無子云主臣印譜自鐫久之而諸本互出其嫡傳則獨有程孟長父子別有引子濤亦能印

書金一甫印譜前

金一甫光先休寧人家擁多貲乃多雅尚究心篆籀之學嘗謂刻印必先明筆法而後論刀法乃今人以訛缺爲圭角者爲古文又不究六書

所自來妄爲增損不知漢印法平正方直繁則損減則增若篆隸之相通而相爲用此爲章法筆法章法得古人遺意矣後以刀法運之斲輪削鐫知巧視其人不可以口傳也以故所爲印皆歸于顧氏之印藪梁溪鄒督學彥吉曰今之人帖括不售農賈不驗無所餬口而又不能課聲詩作繪事則托于印章以爲業者十而九今之人不能辨古書帖識周秦彝鼎而思列名博雅則托于印章之好者亦十而九好者恃名而

習者恃精好者以耳食而習者以目論至使一丁不識之夫積而藏之奉爲天寶可恨甚矣此道惟王祿之文壽承何長卿黃聖期四君稍稍見長而亦時有善敗惟一甫兼有四君之長而無其敗矣其推一甫如是余喜其言切中今日之病故採而錄之右皆其門人文及先授余者一甫譜成歲在壬子余方落地去今六十年矣余何由縱觀其全哉

書胡中翰印章前

胡曰從正言印譜舊名印史吾友王雪蕉易曰  
印存其以墨印者曰玄賞陳旻昭侍御韓聖秋  
別駕杜于皇司李與余序之皆能及其生平曾  
官中翰最畱心于理學旁通繪事嘗縮古篆籀  
爲小石刻以行人爭寶之余與瑤星張公備載  
其行誼于江寧誌中蓋曰從雖休寧人而家于  
秣陵故秣陵藉以爲重今八十餘神明炯炯猶  
時時爲人作篆籀不已仲子致果名其毅以詩  
印人傳

卷之一

十三

文名從予遊最久博雅士也

書梁千秋譜前

梁千秋表維揚人家白下余識其人于都門以  
十數章托之會寇變乃不得其一千秋繼何主  
臣起故爲印一以何氏爲宗華亭宋幼清曰于  
鱗于詩文輒言擬議以成其變化惜乎吾見其  
擬矣予于千秋亦云蓋千秋自運頗有佳章獨  
其摹何氏努力加餐痛飲讀騷生涯青山之類  
令人望而欲嘔耳大約今人不及前修有二文

國博爲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纍纍也欲追蹤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爲近今矣又國博當時自負家世故非名人不爲作卽登臚仕而其人僉壬亦婉辭謝絕後則粟吏販夫以及黨逆仇正輩或以金錢或恃顯貴人人可入鐫矣江河日下詩文隨之圖章小道每變愈下豈不可慨也哉予存千秋印皆在其譜外凡擬議何氏者

印人傳

卷之一

十四

盡乙之故所存無多千秋弟大年立身孤冷不甚與千秋合朱蘭嵎史公甚重之史公讀書小桃源無大年不飯大年卒以不能俯仰人貧困夙千秋得名後畱心聲妓一意自恣得圖章輒恠悼應之或倩之大年而大年又不肯代斷亦不恆造其門以此人益多大年千秋有侍兒韓約素亦能印人以其女子也多往索之得約素章者往往重於千秋云

梁大年年其先蓋廣陵人流寓白門癯而修長  
常有目疾又短視好作印每搆一印必精思數  
時然後以墨書之紙熟視得當矣又恐朱墨有  
異觀復以朱模之盡得當矣而後以墨者傳之  
石故所鐫皆有筆意余致君于維揚署中凡數  
月爲予作甚多今散失大半矣君又能辨別古  
器欵識家固赤貧晚益窘有王叔寶者家多收  
藏以十餘宣盤贈君置凡上君以葛衣覆之去  
乃曳衣盤碎其半瞪日向叔寶曰天欲貧歟梁  
年公安能生我哉乃盡碎其餘不復顧遂還廣  
陵卒以貧歿大年生平不奔走顯貴蘭嵎朱尚  
書獨欽重之尚書習靜小桃源之玉樹堂謝絕  
賓客獨與大年遊日非大年不飯嘗有從土中  
得一玉印文不可辨需數金耳大年趣公急售  
之後爲浣洗辨其文秦六字小璽也人以數十  
金爭購尚書固不與後尚書之子無外以二百  
金售之歛人人始服大年鑒賞之精大年兄表  
卽世所稱梁千秋者亦以此名予在都門以十

數章托千秋會兵變千秋狼狽南歸客舛于途  
世人恆以千秋勝大年子獨謂大年能運已意  
千秋僅守何氏法凜不敢變不足貴也

書方直之一印前

一印者方直之爲予作直之名其義子同門進  
士以智今青原和尚弟也幼時同和尚有雙丁  
一陸之譽才氣奔放其性又不受拘縛嘗遊雲  
間與陳大樽李蓼齋輩置酒高會卽席爲詩哥  
灑灑數千言立就酒酣耳熱慨然曰欲滅寇靖  
印人傳  
卷之一  
六  
天下舍義其誰耶軀不甚偉然健有力能挽數  
石弓雙眸炯炯射人醉後躍身登高屋履萬瓦  
如平地緣數丈竿直上如猿猱諸君子駭觀之  
咸曰欲滅寇靖天下舍義其誰耶會寇益亂起  
尊大人撫楚乃更破家資聘講劍道精遁甲壬  
乙者益募南北健兒買名馬多治好弓矢將往  
助中丞公滅寇建功業會中丞公爲讒言中事  
乃無成久之中丞没其兄又去而遊方外君鬱  
鬱居鄉里多飲酒與婦人近遂以瘍卒其卒也

年甫三十餘世共惜之予在維揚君溯長江顧  
我文酒雷連就園者市月已乃謂予曰所藏印  
不甚愜予意遂自作此方相贈欲更懇之匆匆  
別去然不意其卽歿也存一印于譜得藏梅道  
人一竹葉勝藏他人千枝萬葉矣君書樞魯公  
直得其神曾爲予書數箴藏之篋笥三十餘年  
至今出之尚儼如初贈時沒後和尚爲鐫其書  
于石藏青原山中人爭購之予往來江上數過  
浮山聞諸父老言直之居鄉里好行義愛護貧  
印人傳

卷之一

十七

氓鄉人耕其田者歲收所入或以艱苦告輒倍  
免之又多以金錢助無力者以故人恆德之相  
民變中丞家獨無恙者賴此耳君舊刻詩數卷  
行於世餘散見于過江詩略中子中發字有懷  
數過予論詩風格不亞其父

書沙門慧壽印譜前

沙門慧壽子友彭城萬年少壽祺也年少後以  
一字字字若近以一字字字者予老友汝南秦先  
生京同年友河陽范公正及若三人而已皆一

時聞人也若庚午舉于鄉時沈治先眉生昆季  
招維斗卧子駿公諸君子飲予始識若若名方  
噪一時好狹斜遊又甚工寫麗人坐上妓以此  
索之若輒爲吮毫諸妓之有聲者皆暱就之風  
流豪邁傾動一時同輩謝弗及也滄桑後罷公  
車盡遣所買諸歌妓冠僧冠衣僧服遂自名曰  
明志道人沙門慧壽云避邳徐之亂移家公路  
浦卽其家供古先生于中堂客來坐之曲室中  
然痛飲食肉則如故西戊間予官維揚王雪蕉  
印人傳

卷之一

七

官泗數以事偕至淮予同年陳階六飲予輩必  
延若俱雪蕉不能飲而好爲詩每飲恆分韻爲  
詩若詩旣工書又美好予得其筴子輒藏弄之  
後予頌繫生還過隰西草堂訪之則久歸道山  
矣雪蕉旣沒與若相約共隱隰西之胡介共若  
避地公路浦之翁陵皆相繼化去戊申予再過  
淮飲階六越菴中追念昔遊獨階六與予在耳  
予與階六效昔年酒間分韻事予有雨餘掃徑  
看黃葉燈影含毫憶故人之句階六讀之凄然

不樂爲之罷飲散去若嗜圖章復精于六書自  
作玉石章皆頰視文何所蓄晶玉凍石諸章皆  
自爲部署一一精好非世間恆有對客每自摩  
挲愛護如頭目若旣以此事自矜竟不肯爲人  
作予僅得一印因以其自用之章附于贈予後  
然若自用之章實自爲之不倩他腕也予甥唐  
堂曰徐州萬年少自詩文書画外琴碁劍器百  
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綉猶而革工縫紉無不通  
曉此是何等慧性以堂言觀之若豈不誠異人

印人傳

卷之一

十九

哉有令子睿吾友唐祖命倩也能讀父書爲名  
諸生作字能亂若吳人徐石林旃夏邑陳簡菴  
希稷皆學若書然皆不及若已酉睿應舉入會  
城以若所書金剛經並募金剛古今解注疏贈  
予予共先得筴子一一寶藏之若所書經每  
一寫今值數十金子雖甚貧乏終不忍棄去也

書張稗恭自用印章前

張稗恭進士恂涇陽人詩筆皆凌一世而尤工  
画自塞上歸筆益勁雅好圖章多與黃山程穆

倩隱君遊画遂似隱君自爲小章亦復似隱君  
予得進士画及圖章不辨孰爲程張持示座客  
其莫能辨亦如予也茲序次其自用章于後或  
曰隱君作或曰半是進士作予終不能辨也俟  
他日詢之兩君穉恭令子若水名湛儒其癖書  
画愛圖章與穉恭同

書文及先印章前

余庚午辛未間與文及先比屋居桃葉渡口其  
弟又時過余談藝以故識及先最早君蓋金吾  
印人傳

卷之一

二

世胄家中落督其弟輩攻苦筆墨皆有聲菽林  
君更畱心風雅篤好篆籀年未三十索其圖章  
者屢恆滿戶外垂老每論印輒曰吾得之吾師  
一甫金夫子夫子得之何主臣先生云今之習  
舉子業者從一先生學幸而通籍列臚仕恆諱  
言其少時師遇諸途恥爲下輿背且直呼其字  
若同輩者比比矣文章道德所關而漫然如是  
君所得于一甫者僅一圖章耳乃年且望八猶  
向人稱吾師某公吾師之師某公源源本本舉

口不敢忘若是也則君豈近今之人哉君七十時遊江以右余寄以詩不知爲誰何氏浮沉君九年後始知之向余悔謝余復爲重書前詩于筵君出入懷袖意殊自適也右諸章皆再見君時出以相示者君之師旣爲一甫一甫之師又爲主臣主臣又嘗師文壽承源源本本如是卽其自作不待見而知矣君與余交時善飲多豪致已乃罷飲講性命學明年八袞尚能燈下作蠅頭楷健如中年人望而知爲有道之士則余印人傳

卷之一

三

之重公豈僅僅在圖章間哉

書程穆倩印章前

印章一道初尚文何數見不鮮爲世厭棄猶王李而後不得不變爲竟陵也黃山程穆倩邃以詩文書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變文何舊習世翕然稱之穆倩于此道實具苦心又高自矜許不輕爲人作人索其一印經月始得或經歲始得或竟不得以是頗爲不知者詬厲然穆倩方抱其詩文傲昵一世不爲意也予交穆倩

垂三十年得其印不滿三十方因念予所交友  
人工此者黃子環劉漁仲歸道山後三山薛弘  
璧莆田林晉白卒于家歙人江疇臣卒于閩平  
湖陳師黃没于容雉臯黃濟叔與予交最晚偕  
予歸亦歿于友人酒間穆倩巍然獨存亦老矣  
圖章一綫不絕如縷嗟乎後之癖此者將索之  
誰何氏之手乎子以辛字萬斯亦能作印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

印人傳

卷之一

三

千秋卽能識字能擘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  
作圖章初爲治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  
已遂能鐫頗得梁氏傳然自憐弱腕不恆爲人  
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鐫佳凍以石  
之小遜于凍者往輒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  
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  
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  
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鉞徒障人雙眸  
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

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邨曾應  
千秋命爲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  
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  
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爲王修微楊宛叔柳  
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  
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  
足爲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  
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  
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犀凍諸章恆滿  
印人傳

卷之一

三三

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亾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  
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  
圖章詩得欸頰相就低崇愜所空微名空覆斗  
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畱雪水奇膩築脂紅兒參  
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亾姬如初沒  
也



